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协同发展探析

麦洁贞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广州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的协同演进，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要素。本文结合中国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趋势，探析了二者的协同发展：数字化转型通过构建技术基座与业务场景为数据资产化奠定基础，而数据资产化则为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支撑，反哺数字化转型。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拓展、数据资产化走向落地实施的新阶段，然而，数据资产标准化、规模化入表在实践仍面临着挑战，需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数据资产入表进程，同时，从战略协同、技术赋能、业财融合、人才储备等多个维度探析构建社会、企业、人才、就业的协同发展思路。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数据资产；协同发展

An Exploration of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ata Asset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Jiezhen Mai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rts,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ata assetization constitutes a key driving factor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trend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ata assetization in Chinese enterprises, explor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data assetization by building a technical base and business scenarios, while data assetization provides resource support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 turn nourishes it. At pres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and the assetization of data is moving towards a new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cale-based inclusion of data assets in tables still face challenges in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data asset inclusion in tables. Meanwhi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nterprises, talents and employmen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strategic coordina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and talent reserve.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ata Assets;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引言：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8%（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1]。数据资源规模优势持续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作为两大核心命题，正从单向促进转向深度协同。政策层面，“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推动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协同[2]；实践层面，近年来已涌现一批数据资产入表的案例（如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等）[3]，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数据资产化提供经验借鉴。然而，多数企业仍困于数据孤岛、技术能力与复合人才短缺等瓶颈。本文基于协同理论，探析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的协同发展，以期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培育发展优势提供参考。

1 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概述

1.1 数字化转型

1.1.1 数字化

数字化在于将复杂多变的各类信息转化为可度量、可分析的数据，是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实现商业模式转型，进而解锁新的收入来源与价值创造路径。数字技术的应用构成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4]。

1.1.2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依托跨领域组织变革、以数字化技术实践应用为支撑，面向客户需求驱动的战略性业务转型升级[4]，既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在微观层面的深度融合，也是企业从传统生产体系向数字生态系统转型的重要进展节点[5]；其关键是依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驱动业务模式、组织结构和价值创造方式的重构，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业务模式的系统性创新得以推进[6]。而数字化技术的本质在于利用数字化技术工具，突破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边界约束[7]，与采购、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度融合，通过

数据采集，运用数字技术挖掘与分析企业业务全流程数据，解构市场动态演化与客户需求，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数据驱动的科学化支撑。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以技术架构重构为支撑，打破传统组织模式下的部门信息孤岛，构建信息共享与流转机制，驱动跨部门资源整合、业务协同与模式创新，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效率，助力宏观经济高质量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1.2 数据资产化

1.2.1 数据资产

结合中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数据资源包括以取得的方式经过采集、脱敏、清洗、标注、整合、分析、可视化等加工处理的数据资源，也包括研究开发、加工形成的数据资源[8]，这些数据可以是原始数据、数据集合、数据产品[9]，既存在满足资产特征的可确认入表的资源，也存在不符合资产定义和确认条件的资源。企业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要素，使其成为具备普适性使用价值的要素[10]。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关键在于其资产化转化[11]。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需首先满足资产的定义与确认条件：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或交易中合法生成或取得的，企业对其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并可合理预期会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能确认入表的数据资源，根据《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此类数据资源一般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8]。这些数据资源通过整理后，再到数据要素的确权、估值，才能转化为产品化、定价的数据资产[10]，具有共享性、增值性、时效性等特征[12]。

1.2.2 数据资产化

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对“数据资产化”的内涵分别从经济效应、价值实现、资源资产转化等视角进行了界定。例如：朱玉琦等（2025）提及在定量分析方面，学者主要分析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应，在融资约束、创新能力、高质量发展与企业价值等维度产生的经济效应[13]；何瑛等（2024）

从数据资产价值实现的视角，阐明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融合产品生产过程，使数据在市场流通与交易、共享分配，并实现价值共创的必经过程[14]。马费成等（2024）在研究中提出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资源释放价值，产生经济或社会效益的过程[15]。王艳等（2024）以要素价值兑现主题的典型引据，提及首次业内提出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要素转化为数据资产的过程，把数据视为一种资产[10]。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的现状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数字化转型作为全球企业战略布局的重要议题，其演进进程呈现加速态势。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深刻重塑了微观主体的运营模式与价值创造机制，也是驱动宏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引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转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五名经济学家联合完成的《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报告2024》指出：上市公司直至2023年使用数字技术的比例上升至91%，小型企业在2006-2023年的数字化企业比例为52%，服务行业数字化企业比例最高的五个行业是：通信（100%）、银行（100%）、计算机（100%）、传媒（98%）、电子（97%）[16]。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覆盖范围与实施规模正在持续拓展。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步入业务经营管理与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合的阶段，但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需要直面转型进程中的难题，一方面，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足，转型的过程缺乏明确目标与战略规划。例如：传统企业文化往往对变革持抵触态度，一些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认识不足，认为只需引入新技术即可实现转型，忽视了战略规划的重要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上常常缺乏系统的规划，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无法形成合力[17]。另一方面，部分企业虽已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数字化能力人才匹配不足，数字化转型所需复合型人才的市场供给与企业员工

现有数字技能水平之间也存在错配与缺口。数据驱动决策过程中的人才需求，要求员工，特别是管理层，具备数据素养，能够理解数据分析结果，并将数据分析结果洞察应用到决策过程中[18]。据《数字经济人才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研究显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势头强劲与结构性缺口并存，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已达3286万人，然而人才需求规模约6500万人，缺口仍高达32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25年底，这一缺口仍将接近3000万，高端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尤为严峻[19]。

2.2 企业数据资产化的现状

《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0%，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稳步推进[20]。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企业数据资产化已从“政策鼓励”逐步走向“落地实施”的新阶段。近年来，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的背景下，数据要素市场的快速增长，企业数据资产化进程已从政策驱动逐步走向“落地实施”的新阶段。一方面，早在2020年，数据要素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已被列入加快培育的生产要素市场[21]。财政部《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数据资产入表迈出制度性第一步。数据资产入表将提升企业估值、推动数据金融化、增强数据管理意识[12]。数据资产入表案例也随之逐步涌现，例如，2024年1月，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首批完成数据资源“入表”的企业，以金牛城投内部智慧水务监测数据以及运营数据等城市治理数据正式完成数据资源入表[3]。再如，龙源电力在2024年度的财务报告中数据资产入表金额达281万元，作为首家在财务报告中首次披露数据资源并完成数据资源入表的新能源央企，其数据资源入表的新能源央企，为新能源企业数据资产化与交易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22]。此外，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沂铁投集团、青岛华通集团等多家企业作为数据资产入表的实践范例，在

2023年至2024年期间也陆续完成数据资产入表[3]。

另一方面，先行企业开始探索估值与列报路径，以圆通速递为例，数据资产价值达2.87亿元，占无形资产21.12%，这表明数据资产在企业运营中具有显著的价值，亟需科学估值方法[23]。在会计确认层面，学界对数据资产确认标准模糊、后续计量挑战、披露要求不统一等方面形成共识[24]，并呼吁以客观证据、自愿信息、试点入表推动数据资源有序入表。综上所述，企业数据资产化沿着“估值体系构建—会计准则调适—治理效能释放”的螺旋演进路径推进，但仍受限于价值计量、舞弊防控、规模化入表等多重约束。

3 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的协同发展

3.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具有互为驱动的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并非孤立推进的业务板块，数字化转型为数据资产化筑牢技术基座与业务场景，数据资产化则为数字化转型注入关键动能与价值坐标，二者存在互为驱动、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关系。

3.1.1 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资产进程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建设统一数字底座（如云计算平台、数据中台），为数据资产化提供存储、计算和治理的基础环境。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企业数据资产增长的关键驱动力[25]。数据价值转变形态一般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应用等阶段。在数据价值转变的各个阶段里，企业从通过网络爬虫、IoT传感、API集成等关键技术大量收集数据，到借助数据库系统、数据仓库等技术，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脱敏处理，形成标准化数据后存储于服务器，再到运用文本挖掘、商业智能（BI）等数字化分析技术，对存储数据深度挖掘后形成有价值的数据，并落地应用辅助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实现数据资产化，都离不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26]。例如：卡奥斯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制造业全流程数智化解决方案中，打造“天数”大数据平台，涵盖数据资产目

录、数据治理等核心模块，覆盖数据标准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治理、数据开发、数据服务等全套功能，提升了企业数据使用效率与管理能力[27]。

3.1.2 数据资产化为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支撑

财政部《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规范和加强数据资产管理，更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28]。数字经济通过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并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技术基础，驱动数据高效生成，提升信息获取、存储与处理效能，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数据资产化则通过将分散的内部数据资源和外部数据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为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支撑[29]。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内普遍存在大量分散数据，例如，制造企业的设备运行数据分散在不同品牌设备中，零售企业的数据散落在线上电商、线下门店、物流系统等渠道，这些数据原始资源孤立存在时无实际应用价值，当通过收集、存储、分析等技术处理后转换为数据资产，企业将数据纳入资产负债表，可明确其经济价值，进而吸引资本投入数字化转型。同时，企业可通过数据洞察业务场景需求，针对性开展个性化服务或优化经营管理，开拓新的收入来源。数据资产入表有助于企业依托数据资产开展交易、质押等活动，为融资提供支持[30]。因此，企业需挖掘数据资产的金融属性，通过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数据产品合规变现等方式，反哺数字化转型投入。

3.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协同发展的思路

3.2.1 企业战略管理方面

战略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关键环节，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协同发展的进程中，需以系统性思维整合内外部资源、明晰协同发展目标、构建长效运行机制，进而保障战略落地执行。企业战略管理能够帮助企业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与目标，确保转型工作有的放矢[31]。为此，企业应率先搭建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的协

同架构体系，将二者深度融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框架，形成战略层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将数据采集、治理、确权、估值等资产化核心环节，系统性嵌入研发、采购、生产、销售、财务等全链条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业务数据化与数据业务化的闭环衔接；另一方面，通过搭建统一数据中台与资产管理平台，打通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的数据壁垒，为协同构筑牢技术底座，确保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协同推进。

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还需构建短期、中期、长期的阶梯式目标体系。借助目标体系，明确数字化转型在各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以及数据资产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从而在时间和任务两个维度上，实现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的衔接。同时，结合行业技术的不断迭代、政策法规的实际调整，以及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等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建立监督评估机制，对原设定的战略目标、资源配置的方案和协同推进的路径等，及时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确保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协同发展，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撑。

3.2.2 企业业财融合方面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协同发展进程中，业财融合既是打破部门壁垒、释放数据价值的核心枢纽，更是战略管理落地的关键支撑。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业财融合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驱动[32]。企业需以系统性思维整合IT部门、业务部门、财务部门等关键主体的核心能力，构建“业务驱动、财务赋能、IT支撑”的三位一体协同机制，从技术架构、数据标准、业务流程三个维度破除数据孤岛，实现跨部门数据的无缝流转与价值互通。

在此过程中，财务部门需以战略业务伙伴身份，依托数据资产化成果深度嵌入业务全流程：通过整合业务与财务数据，构建多维度数据分析模型，为产品定价、财务管理、投资决策等提供数据支撑；借助数据资产质量管理机制提升财务与业务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依托数据资产安全管控体系保障数据流转合规性，同时评估数据资产对企业

经营效益的贡献度，推动数据资产成为企业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价值的数据转化为数据资产后，将对数字化思维构建、管理决策优化及组织学习提升起到重要支撑作用[33]。IT部门作为技术支撑核心，需要搭建统一的数据治理平台与安全体系，制定标准化的数据采集、存储、传输规范，为业财数据融合提供稳定安全的技术保障；同时结合业务场景与财务需求，开发定制化数据分析工具与可视化系统，降低业务与财务部门的数据应用门槛。业务部门则需强化数据意识，规范前端数据采集流程，主动参与数据需求梳理与场景化应用设计，并通过与财务部门、IT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确保数据资产的生成与应用始终贴合业务实际。

3.2.3 企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资产化的深度协同，核心支撑要素在于人才能力，而数智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更是打破部门壁垒、激活数据价值的关键。数智化业财融合模式的应用，不仅能提升数据传递的及时性与准确性，还能保障财务决策的可行性与业务实施的有效性[34]。因此，企业应构建数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发展体系。

一方面，需明确数智化复合型人才的核心能力框架，聚焦数字化工具应用、数据治理、财务分析、业务洞察、合规风控等核心维度：基层人才需具备基础数据处理、业财流程实操及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中层人才需掌握数据建模分析、跨部门协同及业务场景化财务支持技能；高层人才需具备战略思维、数据资产价值判断及数字化转型全局把控能力。

另一方面，需搭建专项人才培养路径：一是开展数据资产化管理、业财融合实操、数字化工具（如BI系统、财务机器人、数据可视化平台）应用等专项培训，提升人员跨领域综合能力；二是实施外部引援策略，精准引进具备数据科学、财务管理、业务运营复合背景的高端人才，引入行业先进经验与创新思维，填补核心能力缺口；三是立足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依托产教融合破解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赋能企业发展的契机，

推动校企共建产教融合项目，与高校、专业机构合作开设业财数融合定向培养课程，将企业实际业务场景、数据资产化项目需求融入教学体系并转化为实践教学项目，通过校企项目合作强化学生职业技能[18]，搭建人才储备梯队；同时，结合企业在数据评估、数据治理与合规管理能力方面仍存在的短板[35]，以岗位需求匹配为导向，锚定兼具数字技术、法规、财务、业务综合素养的数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标准：聚焦数字技术应用、数据确认计量、数据分析实践、数据合规与风险控制核心能力，同时明确财务领域的业财融合分析能力与业务层面的场景化需求拆解能力，系统培养适配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智化复合型人才。推动数据要素领域人才培养，增强行业影响力，最终构建社会赋能、企业增效、人才成长、就业提质的良性发展生态。

4 结语

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据资产化的过程中，采用“技术筑基、业务赋能、生态共创”三个阶段的路径协同推进，从而实现数据要素价值的深度挖掘和高效释放。未来，企业仍需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加强政策制度的协同衔接。通过建立数据要素登记确权、价值评估等标准化体系，加快数据资产的流通，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第二，深化产教融合和人才供给侧改革。构建数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解决人才结构性短缺的问题。第三，探索绿色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的路径。持续推动碳数据等新型环境要素纳入数据资产化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实现数据价值释放与“双碳”目标的有机统一。随着数据产权分置等制度的突破，企业有望实现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这一进程不仅对企业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关键作用。

致谢

本文系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2025年校级课题：数智化背景下财会专业“财务BP”能力培养体系与路径研究（编号：2025ZX22）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8/t20240827_491581.htm, 最后访问时间：2025-11-29.
- [2]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https://www.nda.gov.cn/sjj/zhuanti/ztsjysx/qt/0902/ff808081-91bfe71b-0191-d61c0cad-052a.pdf>,最后访问时间：2025-11-29.
- [3]来源：数据观综合，全国25个数据资产入表案例，http://dsj.guizhou.gov.cn/xwzx/gnyw/202403/t20240308_86427081.html?isMobile=true, 最后访问时间：2025-11-29.
- [4]姜奇平, 刘宇洋, 端利涛. (2023). 数字化转型、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 技术经济, 42(04): 82-96.
- [5]吴非, 胡慧芷, 林慧妍, 任晓怡. (202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37(07): 130-144+10. <https://doi.org/10.19744/j.cnki.11-1235/f.2021.0097>.
- [6]王卫星, 赵丽敏. (2025). 数字化转型、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来自商贸流通企业的经验. 会计之友, (01): 55-62.
- [7]卢岗. (2025).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国有企业该如何开展财务管理. 中国商界, (11): 98-99.
- [8]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https://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212/P020221209412040514536.pdf>,最后访问时间：2025-11-29.
- [9]高奇. (2024). 论金融机构数据的类型化及权责配置. 南方金融, (06): 67-77.
- [10]王艳, 杨达. (2024). 中国式管理会计体系变革：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 管理世界, 40(10): 171-189. <https://doi.org/10.19744/j.cnki.11-1235/f.2024.0111>.
- [11]何伟. (2020). 激发数据要素价值的机制、问题和对策. 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06): 4-7.
- [12]赵治纲. (2024). 数据资产入表的战略意义、问题与建议. 会计之友, (03): 2-6.
- [13]朱玉琦, 朱鹏武.(2025).数据资产化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 财会通讯, (13): 46-49.<https://doi.org/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25.13.004>.
- [14]何瑛, 陈丽丽, 杜亚光. (2024). 数据资产化能否缓解“专

- “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中国工业经济, (08): 154-173. <https://doi.org/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4.08.008>.
- [15]马费成, 孙玉姣, 熊思玥, 王文慧. (2024). 三大数据资产化路径探析.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14(05): 4-13. <https://doi.org/10.13365/j.jirm.2024.05.004>.
- [16]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李涛、聂辉华、金星晔、左从江、方明月, 2024, 《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报告2024》,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研究报告, <https://ccie.cufe.edu.cn/info/1034/1086.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25-11-29.
- [17]张道福, 肖蕾,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Modern ManagementVolume 14, Issue 06. 2024. PP1378-1384.
- [18]夏岩. (2024).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人才供需矛盾解析与应对策略研究. 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07): 89-91.
- [19]人民网. 《数字经济人才蓝皮书: 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发布, <http://cq.people.com.cn/n2/2025/1117/c367889-41414268.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5-11-29.
- [20]国家数据统计局. 《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行动方案》, https://www.nda.gov.cn/sjj/zhuanti/ztszh/0516/20250516160504500412691_pc.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5-11-29.
- [21]新华社.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25-11-29.
- [22]龙源电力. 龙源电力率先完成新能源央企数据资源入表, <https://www.ceic.com/gjnyjtw/chnjcxw/202504/a7abd1d46d5e479d9780533b6617251b.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5-11-29.
- [23]李秉祥, 李真, 茹雨青. (2024). 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企业大数据资产的估值研究——以圆通速递为例. 财会通讯, (02): 84-89. <https://doi.org/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24.02.016>.
- [24]张姗姗. (2024). 数据资源入表的挑战与应对. 中国注册会计师, (01): 95-98. <https://doi.org/10.16292/j.cnki.issn1009-6345.2024.01.018>.
- [25]张恩典, 李湛. (2025). 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企业数据资产增长的路径与机制. 中国流通经济, 39(02): 100-114. <https://doi.org/10.14089/j.cnki.cn11-3664/f.2025.02.008>.
- [26]李健, 董小凡, 张金林, 陶云清. (2023). 数据资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 45(12): 18-33. <https://doi.org/10.16538/j.cnki.fem.20230201.40>.
- [27]国家数据局. 2024年“数据要素×”大赛优秀项目案例集, https://www.nda.gov.cn/sjj/ywpd/zcgh/0102/20250102114205426231748_pc.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5-11-29.
- [28]北京市财政部. 《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 <https://czj.beijing.gov.cn/zwxx/2024zwcj/2024qtwj/202412/W020241205620380972463.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25-11-29.
- [29]简冠群, 苗雨欣. (2024). 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科技创业月刊, 37(01): 106-111.
- [30]黄灿, 石智琦, 蒋青嬗. (2024). 数据资产入表对企业的影晌: 来自股票市场的证据. 管理科学, 37(06): 43-61.
- [31]张永伟. (2024). 企业战略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与挑战[J]. 经济与产业发展Volume 1, Issue 2. 2024.
- [32]冯勇杰, 张曾莲, 张静娴. (2024). 企业数字化转型、CEO财务经历与业财融合. 经济体制改革, (05): 141-149.
- [33]刘传水, 胡涛, 于振宁, 李汝江, 孙志刚, 李建一. (2023). 钢管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钢管, 52(03): 76-83. <https://doi.org/10.19938/j.steelpipe.1001-2311.2023.3.76.83>.
- [34]路雨嘉. (2024). 数智化业财融合模式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挑战及应对策略. 上海企业, (06): 128-130.
- [35]吴德林, 杨茹梦, 李晶晶. (2024). 数据资产化与企业转型: 基于CSSCI文献的证据. 特区实践与理论, (03): 88-93. <https://doi.org/10.19861/j.cnki.tqsjll.2024.03.0>.

